楚辭

四



家嚴嘗著孝經講義至喪親之章云孝子慈孫之所不忍聞豫議凶事甚無謂也記云居喪讀喪禮及其時而講求之固不為晚矣嗚呼哀哉今茲辛丑春年未及七十遽然去世也因循講義之教而執喪礼讀之更嘆魂魄離散日疏月遠哀慕之念不能須臾忘日甚于一日矣頃者田濞流水君為予註楚辭招魂携所示且徵序焉披閱反復讀誦重寢篇首具論從前皆謂宋玉代原為詞矣君斷然以為非也是屈子為自招也引擬詳明發先覺之所未言及而殆無餘

蘊其摹出於樂土之形容也實新後人之耳目意者
府君在世平素淡如修養熟久其入修門也必矣何
以知之予心既已惟思往樂土思之則神通神通則
以有感有感則彼離散者必聚必聚則死者知之亦
何疑乎噫夢覚一如死生一轍在假其形骸與不假
而已雖然假不假之際口不可言目不可視耳不可
聽者蓋有之乎君其問之屈子矣
天保十二歳次辛丑閏月　孝子奈須信意識

楚辭

招魂

林西仲曰、古人招魂之禮、爲死者而行、嗣亦有施之生人者、屈原以魂魄離散而招、尚在未死也、但是篇自千數百年來、皆以爲宋玉所作、王逸茫無攷據、遂序於其端、試問太史公作屈原傳贊云、余讀招魂悲其志、謂悲原

之志乎柳悲玉之志乎此本不待置辯者乃
後世相沿不改無非以世俗招魂皆出他人
之口不知古人以文滑稽無所不可且有生
而自祭者則原被放之後愁苦無可宣洩借
題寄意亦不嫌其為自招也朱晦庵謂後世
招魂之禮有不專為死人者如杜子美彭衙
行云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道路勞苦之
餘為此禮以祓除慰安之何嘗非自招乎玩

篇首自叙篇末亂詞皆不用君字而用朕字吾字斷非出於他人口吻舊註無可支飾皆謂宋玉代原爲詞多此一番回護何如還他本文所載直截明顯省却多少葛藤乎故余决其爲原自作者以首尾有自叙亂詞及太史公傳賛之語確有可據也若係玉作無論首尾解說難通即篇中亦當倣古禮自致其招之詞不待借巫陽下招致涉游戲且擬出

許多可畏可樂之事范不知原之立志九死未悔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其爲招之術毋乃疎乎

朕幼清以廉潔兮身服義而未沫

沬與昧同莫昧矣

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

倒句法雖牽於俗而蕪穢然主此盛德所以身服義而未昧也

王逸曰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

吾有此盛德而君不察愁苦日久魂魄所以離散

也

林西仲曰此自叙招魂之由開口道出朕字亂詞

又道出吾字明々自招硬坐宋玉代原自稱不知

何說

帝告巫陽曰

假設帝言

山海海内西經曰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

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

王逸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屈原魂魄離散身將顛沛故使巫陽筮問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也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

掌寤上帝猶謂掌魂上帝也人魂交則有夢故此言夢以易魂字世上皆夢也但有大覺而後知是夢矣其命難從謂雖言上帝之命亦有不可從者也

夢字一篇眼目故亂辭曰與王趨夢陽言雲夢而陰寓夢幻之意非眼光如電者未可與語此義也

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林西仲曰後遲謝徂也若必待筮恐遲至徂謝不能再用巫陽而招所以難從帝命按此益知爲未死之招矣

日知録曰地獄之説本於宋玉招魂之篇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論也爛土

乃下招曰

集註曰巫陽既對如上語即不復筮亦不俟帝命之可否而徑下招於四方庶其未遠而或値之也

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何爲乎四方些

王逸曰恒常也幹體也易曰貞者事之幹也何爲去君之常體而遠之四方乎

夢溪筆談曰楚詞招魂尾句皆曰些今夔峽湖湘及南北江獠人凡禁咒句尾皆稱些此乃楚人舊

雷淵則刀山劍樹之類也、

俗、即梵語薩縛訶也、三字合言之、即些字也、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林西仲曰、樂字應上愁苦、蓋愁苦則魂散、樂則魂聚、故下文以種々樂招之、離猶羅也、不祥、以四方多賊姦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山海大荒東經曰、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有大人

之帝名曰大人之堂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耳

郭璞註曰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

太平廣記四百八十一曰永徽中使人將赴日本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

通見唐人至大喜于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塡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醇酒同爲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爲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爲不去吾請道焉衆悅云々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趾井孝德外國傳曰長人在東海外紅夷曾艤其

南邊遣人汲水舟中怪其久往見之有家甚崇高
恐走還至船果有追之者長二三丈半没水而止
紅夷斷纜而走於海中得一尸中指之骨五寸許
度之五倍常人爲慶長中封匱甚固流抵羽州或
告諸最上氏發之盛長人尸時以為不祥毋何最
上氏亡蓋其俗人死棄尸海中

按今昔物語載長人尸漂着東西湊其事相類又後漢書東夷傳載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

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

山海大荒東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温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又大荒南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

又海外東經曰、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王逸曰、釋解也、言彼十日之處、自習其熱、魂行往

到身必解釋也䰟魄宜急來歸此誠不可以託附留而居之也

右言東方之不祥也

䰟兮歸来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黒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

後漢書南蠻傳曰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阯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阯其西有噉人國

又東夷傳曰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自

蒳之翅曰以骨為醯今貴州以牛馬骨漬之經年候其氣膨如笋其氣送入人宴以為上品供

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黒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

山海海内南經曰伯慮國離耳國彫題國北朐國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

又海外東經曰黒齒國在其（按指青丘國）北為人黒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

蝮

蚫蟇々り

山海南山經曰又（按指堂庭山）東三百八十里曰猨翼

朝野僉載曰山南五溪黔中皆有毒蛇烏而反鼻蟠於草中其牙倒勾去人數步直來疾如激箭螫人立死中手即斷手中足即斷足不然則全身腫爛百無一活謂蝮蛇也

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多白玉、多蝮蟲、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封狐千里些、

封與豐通、大也、

山海南山經曰、又（按指基山）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呑人以益其心、

山海海外北經曰、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爲衆帝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

按、此言南方、而山海収北經、不知別有所指歟、或傳聞之異歟、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

淫淹也右言南方之不祥也

䰟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山海海內西經曰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崑崙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

旋入雷淵爢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

王逸曰爢碎也言欲涉流沙則回入雷公之室轉還而行身雖爢碎尚不可得休息也曠大也宇野也言從雷公雖免脫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民之

赤雅曰赤蟻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蟲蟻卵如斗山人取為醬是名蚳醢見於周官

土也、

赤蟻若象、玄蜂若壺些、

山海西山經曰、崑崙之丘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蜂、大如鴛鴦、名曰欽原、蠚鳥獸則死、蠚木則枯、

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徉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

山海大荒西經曰、崑崙之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郭璞註曰、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

千里許有大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即此山類

西域聞見録ニ曰土爾番夏極炎熱火繖當天炎風匝地東南一帶沙山絶無草木日光照射尤不可耐俗名火燄山冬日無祁寒大雪

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賊害也右言西方之不祥也

淮南子地形訓曰北方有不釋之氷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氷峨峨飛雪千里些

西域聞見録一曰雪山之在中國者嘉峪關外東西綿亙九千餘里為南北兩路之分界至葉爾羌愈遠峻西南折入溫都斯坦復折而西直達西海不可考究矣其最大而著名者於為魯木齊為博克搭班三峯孤峭氷雪晶瑩望之如琉璃插天隔蔽日月於哈喇沙拉為莫勒土斯圖逾千里水暢草肥宜於遊牧於伊犁為什之交為穆肅魯搭班

其山皆冰望之如銀南北兩路之衝衢也於葉爾羌爲米勒台搭班山中皆玉又西復作冰山尤險阻爲葉爾羌溫都斯坦往來必由之孔道更有玉山在焉其山自古積雲冰雪之水自山陽而下冬夏滂流散漫於南路各城以資灌溉諸水皆聚於賀卜諾爾賀卜諾爾者譯言星宿海也泉水黄赤滂地而出望之如列星散布復經諸山冰雪之水匯歸流入中國卽黄河也自後藏西南溫都斯坦

各國雪水經番地流入中國川江益東匯爲揚子
大江也
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
右言北方之不祥也
䰟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
以崑崙爲上天之路佛家所謂須彌山是也
山海海內西經曰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之下
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

大五圖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山海海内西經曰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崑崙上

按阿修羅王之類

豺狼從目往來侁侁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

娭一作嬉、許其反、

山海經海內北經曰、袜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

按、阿修羅之類、

致命於帝、然後得暝些、

帝釋有命、阿修羅不能加害、然後可以安眠、帝釋之命、亦不易得、不如勿往、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右言天上之不祥也、

大五圖、面有九井、以玉爲檻、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巖、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

山海海內西經曰、崑崙南淵深三百仞、開明獸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向立崑崙上、

接、阿修羅王之類、

豺狼從目、往來侁々些、懸人以娭、投之深淵些、

娭一作嬉許其反
山海海內北經曰袜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
按阿修羅之類
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
帝釋有命阿修羅不能加害然後可以安眠帝釋
之命亦不易得不如勿往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右言天上之不祥也

淮南子地形訓西北方曰幽都之門注曰幽闇也都聚也順陰所聚故曰幽都之門

畢沅曰土伯九約王逸注約屈也九屈難解必是屈之訛玉篇云屈短尾也説文無屈有屬云無尾也疑無字亦誤衍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幽都地府之義地下幽冥故称幽都此以下皆謂地獄之可畏也

土伯九約其角觺々些

土伯猶言河伯也九約蓋九尾之義呂覽孝行覽肉之美者旄象之約觺々利貌此以下皆謂地獄之可畏也

敦脄血拇逐人駓々些

王逸曰敦厚也脄背也拇手拇指也駓々走貌也

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

首楞嚴經八下曰、亡者神識見大鐵城、火蛇火狗、虎狼師子、牛頭獄卒、馬頭羅刹、手執鎗矟、駈入城門、

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

右言地下之不祥也、

䰟兮歸來、入脩門些、

脩長也、謂長久可住之門、即屈子說出自家之樂土也、非說出屈子之樂土也、假巫陽之口、而說出彭咸之樂土也、故離騷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非說出彭咸之樂土也、彭咸迹而不作、說出黃帝之樂土也、釋迦和尚說如來壽量品曰、常住此說法、彭咸化胡在殷代、則非釋迦和尚之樂土也、亦黃帝之樂土也、今茲壽山仙君升遐、我儼然在喪服之中、古云、居喪讀喪禮、已葬讀祭禮、於是取屈子招䰟讀之、意者仙君修養已久、其住樂土、不容疑、為欲其嗣子信德知仙君常住之樂土也、故旁注其槩略云、

干祝招君背行先些

工巧也男巫曰祝背倍也史記高祖太公擁篲迎門却行古有却行之禮

太子逢迎却行為導

次陳樂土之勝槩分為六科一堂室

秦篝齊縷鄭綿絡些

王逸曰篝絡縷綫也綿纏也絡縛也言使秦人織其篝絡齊人作綵縷鄭國之工纏而縛之堅而且好也

招具該備永嘯呼些

該亦備也嘯呼即所謂臯也

吳語曰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浹日而令大夫朝之是也

魂兮歸来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

如上所陳也

像設君室静閒安些

楚俗人死則設其形貌於室而祠之也

北辰也

君一作居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

檻楯也從曰檻横曰楯軒版也

層臺累榭臨高山些

釋迦和尚亦用

層累皆重也無木謂之臺有木謂之榭

綱戸朱綴刻方連些

集註曰綱戸者以木爲門扉而刻爲方目使如羅綱之狀卽漢所謂罘罳而程泰之以爲今之亮隔其說是也朱綴者以朱丹飾其交綴之處使其所刻之方相連屬也

冬有突厦夏室寒些

爾雅東南隅謂之突厦大屋也

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氾崇蘭些經堂入奧
朱塵筵些
徑過也復反也光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木有光
也氾搖動貌也塵承塵也筵竹席也
砥室翠翹挂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
集註曰砥礪石也穀梁云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
密石焉注云以細石磨之
翹鳥尾長毛也曲瓊玉鉤也被衾也

蒻阿拂壁羅幬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蒻蒻席阿曲隅也拂薄也纂組綬類也纂似組而
赤綺文繒也縞細繒也言幬帳皆用綺縞又以纂
組結束玉璜爲飾也
二侍女
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
射遞代些
王逸曰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樂故晉悼
公賜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猒也詩云服

之無射遞更也言使女十六人侍君宴宿意有猒倦則便更相代也
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
九侯淑女設言商九侯之女入之紂而不喜淫者也迅衆奔走便捷過于衆也鬋鬢也制法也
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顔固植謇其有意些
比親也彌猶竟也自始來至代去柔順如一也植立也謇語詞有意中禮意也

姱容脩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

姱好貌脩長也絙竟也洞閑也曼澤也睩視貌

靡顏膩理遺視矊些離榭脩幕侍君之閒些

林西仲曰靡精緻也膩細滑也遺視竊視也矊脉也脉爲藏府之氣分流四支者言竊視間無不審也在洞房別榭長幕中候君有暇而命代又往侍也此分言室中之侍女皆美而慧

三堂中結構

翡帷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之梁些

沙丹砂也

孫鑛曰說文紅帛赤白色即今俗呼桃紅也若今所謂紅古直謂赤耳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

桷椽也春秋刻桓宮桷此蓋刻爲龍蛇而彩畫之也伏憑也上是仰觀此是俯臨曲池即上文引川谷之流而爲之者也

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緑波些
芙蓉芰荷見離騷經屏風水葵也又名鳧葵又名防風即荇菜也生水中莖紫色風起水動波縁其葉上而生文也
文異豹飾侍陂陁些軒輬既低步騎羅些
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皮異釆之飾從君遊陂陁平漫之處軒輬皆輕車名也凡車待駕前方低而未昂也羅列待發是侍衛之衆多

秘府略八百六十四粱作梁爲是

蘭薄戸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

薄迫也樹種也

四飲食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粢穱麥挐黄粱些

室家中欲遂宗人之歡而烹飪多有方法也粢稷也穱擇也挐糅也黄粱號爲竹根黄合而爲飯是

治五穀之方

大苦醎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臑若芳些

言五味既調也腱筋頭也臑若熟爛也

和酸若苦陳呉羮些胹鼈炮羔有柘漿些

言呉人工作羮也胹煮也炮合毛裹物而燒之也羔羊子也柘藷蔗也言復以飴蜜臑鼈炮羔令之爛熟取藷蔗之汁爲漿飲也柘一作蔗

鵠酸臇鳧煎鴻鶬些露雞臛蠵厲而不爽些

集註曰鵠鴻鵠也酸以酢漿烹之爲羮也臇臛少汁也鳧野鴨也鴻鴻鴈也鶬鶬鸛也露雞露棲之

鷄也有莱曰羹無莱曰臛蠵大龜之屬也厲列也爽敗也楚人名羹敗曰爽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

粔籹蜜餌有餦餭些

集註曰粔音巨籹音女一音汝粔籹環餅也呉謂之膏環亦謂之寒具以蜜和米麪煎熬作之餌擣黍爲之方言謂之餜者也餦餭餳也以糵熬米爲之亦謂之飴此則其乾者也

瑤漿蜜勺實羽觴些

挫捉蓋與笮通

集註曰、瑤醆、醆色如玉者、鼏見禮經、通作冪、以疏布蓋尊也、勺挹酒器也、實滿也、羽觴、飲酒之器、爲生爵形、似有頭尾羽翼也、言舉觴用勺、酌酒而實爵也、

挫糟凍飲、酎清涼些、

王逸曰、挫捉也、凍冰也、酎醇酒也、言盛夏則爲覆蹙乾釀、捉去其糟、但取清醇、居之冰上、然後飲之、酒寒涼、又長味好飲也、

華酌既陳有瓊漿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
酌酒斗也瓊漿即瑤漿也
五歌舞
肴羞未通女樂羅些敶鍾按鼓造新歌些
羞進也通徹去也敶一作陳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涉江采菱揚荷皆新歌名酡飲而赭色著面
娭光眇視目曾波些

娭戲也一作嬉眏眺也半醉半醒嬉戲目光如波紋之轉曾與層同

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鬋豔陸離些

王逸曰文謂綺繡也纖謂羅縠也麗美好也不奇奇也猶詩云不顯文王不顯顯也曼澤豔好貌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言美人長髮工結鬋鬢滑澤其狀豔美儀貌陸離而難具形也

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衽若交竿撫案下些

二八見上鄭舞鄭國之舞也衽衣襟也言舞人迴轉衣襟相交如竹竿以手抵按而徐下行

竽瑟狂會搷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狂猛也會並作也搷擊也激楚清淒之曲名

吳歈蔡謳奏大呂些

林西仲曰歈謳皆歌之別調大呂爲六呂之一正音也以清淒之曲不宜久奏又參以吳蔡二國別

調之歌而卒歸於六呂之正音方止

六雜戲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故陳組纓班其相紛些

歌舞既畢猶恐不能盡歡故令歌舞之女與賓雜坐不定次序以忘分爲樂也組綬也纓冠系也故而陳諸他處謂除去衣冠也班次紛亂也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

妖玩妖玩可玩之女也結頭髻也激楚之結蓋歌

舞此曲者之飾也秀先言秀異而先進於衆也
篦簬象棊有六簙些分曹並進遒相迫些成梟而牟
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搖簴揳梓瑟些
集註曰篦竹名簬字從竹簙箸也博雅云投六箸
行六棊故為六簙也言宴樂既畢乃設六簙以篦
簬作箸象牙為棊也曹偶也遒亦迫也投箸行棊
轉相遒迫使不得擇行也倍勝為牟五白簙齒也
言已棊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以助投也晉制

犀比謂晉國工作簙棊箸比集犀角以爲雕飾費耗也費白日言博者爭勝耽箸不已耗損光陰也鏗撞也搖動也簴懸鍾格揳櫟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鐙錯些

廢輟也沈溺也夜字根上費白日句來華鐙置燭之錠夜飲所需徐鉉曰錠中置燭故謂之鐙華錯其刻飾華好或爲禽獸之形也錯置也

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集註曰撰述也假大也謂結述其深至之情思爲詞以相樂如蘭芳之甚大也極傾倒竭盡也賦者不歌而誦其所撰之詞也蓋人各以其所極而同心陳之也

酎飲盡歡樂先故些

黃帝作之彭咸述之謂之先故猶言舊事也陳嬰母曰汝家先故未曾貴此曰道統陳嬰母曰世系所指不同也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離騷曰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是也巫陽之詞止此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菉蘋齊葉兮白芷生

獻歲言歲始來進也汨于筆反去貌屈子以仲春遷江南菉與綠通蘋芷皆新春景物

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瀛兮遥望博

貫穿過也廬江長薄皆地名左者行出其右也倚依也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中也楚人名池澤爲

瀛路上或立於沼畦瀛之間而遠望無人民所見
甚廣也
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烝
屈子南征夢與楚王遊獵覺而有感此篇之所以
作也楚有夢澤屈子假其名以寓夢意後来宋玉
作高唐賦亦假夢澤以寓夢意本屈子之意也古
來註者不知屈子夢中景象也而種々鑿說反如
癡人說夢也

王逸曰純黒爲驪結連也四馬爲駟齊同也言屈原嘗（按當拠夢字看）與君倶獵於此官屬齊駕駟馬或青或黒連車千乘皆同服也懸火懸鐙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鐙林木之中其火延燒於野澤煙上烝天使之黒色也

步及驟處兮誘騁先抑騖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集註曰步及驟處步行而及驟馬所至之處言走

之疾也誘蓋為前導而馳騁以先誘獵衆若儀禮
射儀之有誘射也若順也止馳騖者使順通獵事
引車右轉以射獸之左也夢澤名楚有雲夢澤方
八九百里跨江兩涯雲在江北今玉沙監利景陵
等縣是也夢在江南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是也
憚懼也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言王親發矢以
射青兕中之而懼走也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皐蘭被徑兮斯路漸

朱明日也承續也淹久也皐澤也被覆也徑路也漸沒也言春夜將曉皐蘭路沒而夢皆覺也京極黄門詩曰春夜乃夢浮橋止絶爲嶺再別留横雲乃空

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

楓木名也似白楊葉圓而岐言春夢方覺結駟千乘皆爲有所極目唯江水青楓千里耿然豈可不傷心乎

魂兮歸來哀江南

此魂非屈子之魂招楚王之魂也屈子傷心不能自禁意楚王魂已離散國步日蹙因招王魂曰庶幾歸來哀憐此江南之民屈子身在江南故就其所目見者發言騷人之情固如是非不思郢都也即爲後作大招張本千古奇文人無解之者矣

天保辛丑閏月三日起
筆六日卒業

一行遺墨淚沾巾此老不染
世上塵豈羨丹鳳傳榮命唯
餘白鶴伴孤身天生君子輔
皇極地縱閑人養本眞營魄
功感意乘着招魂誦已想亓
親

仲氏今年早春一聯云天生君子輔皇極地
縱閑人養本眞余以手澤書掲在壁間鑑生
橘原仁菴見之稱讃不已請余續為一律只
恐貂狗不屬貽笑後人余時草屈子招魂篇
注故語及之云

田澤仲舒稿

貫

功成意來看古鳥庸乙悳亢

皇極披疏開年養本真簡鵯

餘白鷴年近身天生君子輔

注故語及之云

世上塵豈羨丹鳳傳榮命量

一行遺墨淚沾巾此李不淨

三日起

吉井元化

尾上の松風の音さへ
花とみる庭にそあれ
まつ秋の野にも山にも
あくかれさそめ

